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三十一目錄

南直隸揚州府二

林春　朱應登
曾銑　宗臣
顧寰　陳大科

補遺

顧謙　冐政
柳琰　顧廷對
顧養謙　李植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三十一

南直隷揚州府二

徐蕃

徐蕃字宣之泰州人弘治癸丑進士乞終養謁選授南京吏科給事中十五年疏蕃畜牧以威遠事下兵部議之正德元年十一月同給事中戴銑等上疏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大臣以安宗社劉瑾銜之逮繫錦衣衛獄二年瑾矯旨杖三十發爲民榜示朝堂五年九月瑾誅復職歷江西叅議七年陞浙江提學副使抑浮靡祟理學九年吏部推方面官碩望素孚者

如大臣閒例以勵天下副使獨蕃與姚公鎮湯公沐與焉十年陞山東左參政十四年陞山西左布政使十六年陞順天府府尹嘉靖元年陞撫治鄖陽右副都御史改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六年養病歸里以疾卒於家　賜祭葬如例

趙鶴

趙鶴字叔鳴江都之瓜洲人骨聳神清兒時即已篤志窮經博極羣籍年十四遊京口靳貴之門大見稱許弘治丙辰舉進士大學士謝遷脩撰李旻閱其卷以爲夙學及宴見其年少益奇之初授戶部主事精

文法吏事而飾以經術爲司徒鍾所知歲壬戌天下大侵代草上寬恤事宜詔文武大臣會議蠲諸不急因著爲例若干事陞本部郎中奉　勅督理永平山海薊州糧草兼視屯田條上十六事曰嚴巡歷愼經收重監守謹追贓稽攬納舉屯政清逋欠均耗折廣儲蓄增折放究監臨添分委計支應便徵納防冒濫懲挾詐皆邊塲之急務也又以收徵豆草積久腐敗民抱苦寃軍無實惠奏請折價貯庫臨時和糴以給軍需其古北等口倉儲不足以供遊兵則議分番操練遇警調發於是財節兵精而虜可備矣正德初出

知建昌府益藩軍校怙勢虐民莫敢誰何一繩以法府中帖然未踰月逆瑾以先嘗覓賂不得泛搜薊州耗糧事左遷南安同知去之日建昌民老幼扶携遮道涕泣車至不能前及治南安惠愛猶建昌也屬邑流賊竊發鶴率兵捕擊渡河及半敗反攻之兵潰執鶴鶴曰寧殺我毋殺百姓賊詢知鶴姓名驚相謂曰趙東衙好官也不可害翼至大宅關壁有爲民爲國几人如及大節臨危要不渝之句於是百姓歸迎歡呼多泣下者庚午擢知金華俗好淫訟多溺女鶴首禁之爲正婚娶之禮嚴告訐之禁選八邑諸生之俊

者除舍給餼督之治學躬臨講授文風彬彬與焉飭

東萊仁山北山魯齋白雲五先生遺書爲正學編集

范香溪以下諸大家之作爲金華文統慨劉孝標首

開文學將與唐舒駱及近世文士四十餘人日就泯

沒求其草之僅存者爲文統拾遺刪正范忠簡文集

敘而傳之以忠簡與潘默成忠清絶代則表其里居

以金文安家祠不食垂二百年則訪其十二世孫敏

嗣之且展其墓立石封土焉在郡嘗抗疏論事無所

顧忌有曰推德意以廣折徵計軍儲以革兌攬補存

留以充糧廩嚴儲蓄以備賑貸寬加派以完織造此

又外臣之所不敢論列者也歷二載監司部使者交章上列治行　朝廷嘉之進山西提學副使值父喪不行服闋補山東時士習縱弛教法幾廢鶴奉　勅諭乃秉正約邪振頑警惰尤汰其無良者十之五六士洶洶弗任竟相媒蘖造爲飛語謗之鶴即上章乞歸不俟命行矣鶴歷官二十餘年家無厚積最篤孝行養寡嫂卒葬之嫁其女如已出平生嗜學迨老不衰詩恥凡語於古愛謝靈運於唐愛孟郊於元愛劉因嘗曰此道不宜淺淺則庸茸下矣晚所論著有書經會註武經傳孫武子十三篇定本示敬錄洙泗言

刘任　任

仁續録躭勝集文山寓揚忠憤録維揚郡乘正要奏稿具匯集姑蘇顧璘評其登泰山金焦諸篇言言自作更不隨人真凌駕千古殆確論哉

凌　相

凌相字忠甫號芹溪通州人生而體貌豐偉穎敏強記弱冠領弘治乙卯鄉薦登己未進士辛酉授山東沂水知縣沂水民健訟徭役歲不均相至懲惡樹善定額限徵無何沂民畏威懷德逋負報足當道上其狀薦擢南京監察御史守正不阿苞苴不入嘗論劾不職大臣數十人士論直之辛未遷廣東按察僉事

兵備惠潮諸郡會巨寇大峰嶂李四等據險爲患躬
親奮擊火其巢穴巨寇悉平捷奏　賜金幣陞俸一
級丁丑以內艱服闋補山東僉事戊寅遷遼東行太
僕少卿嘉靖癸未遷苑馬寺卿居遼六年清理餘丁
匿馬歲增萬計兼署分巡決大獄不爲豪右所奪當
道廉其才能檄以督修邊城頁城有山曰十方寺高
數十丈廣可十里爲夷虜駐馬所得伺城中虛實相
指麾散東圍之境內且諭以吾故地與之立券示無
相背監司奏績賜銀牌綵幣陞俸一級丁亥遷四川
右布政使時有芒部之役督餉有方大軍倚之左右

有以買木羨金五千私之者卽日移文具白撫巡蜀人咸凊其操巳丑遷雲南左布政使夷情有積歲難處者從容籌畫動無遺策爲當道所器重庚寅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督理軍務湖省有鎭守内監及總兵官諸冗員悉奏革之民賴以蘇是歲甘露降嘉禾生黃岡民有一乳三子者表上詔賜鏹幣以異其政恊修顯陵工成復賜鏹幣居二年以病懇疏乞骸骨得温旨慰諭不允辭相素短視前任滇南日偶失禮於部使者諷其同類追論相疏辯乞休壬辰得致仕歸

胡憲

胡憲字時臣興化人舉弘治己未進士授監察御史七日上疏論朝政得失極言竭論皆天下大計兼劾戚畹中官吏部尚書暨都御史不職狀械囹圄者惡其戇下之獄時戚畹欲令必致之死端肅力爭之得落職補藍山丞未上遇恩宥進宜陽尹當是時憲之名聞天下士大夫自期以他日居言路必以直言自效者人必擬之曰汝便是胡憲也端肅公累言於吏部起憲補南京都察院經歷正德中進廣西僉事董學政勤以身教崇雅黜浮敦重行檢所至凜然人不敢

午以私試畢諸學傳籌召諸生以敍上講書史令人人自以所得自陳誦舛謬偏重謇訥不出者溫言諭之爲正其誤使人人各厭其意而去立爲程法夜張燈觀書至丙夜不輟取士精審銖兩不差夜復該覽載籍用志不分終以是致疾正德五年卒於官朝命進福建視學副使而已不及見矣

盛儀

盛儀字德章號蜀岡江都人穉稚中即能記誦少長苦志績學不憚寒暑著領弘治戊午鄉薦第六人乙丑登進士儀於古今書無所不讀故於難易事無不能

爲觀政吏曹時能抗逆璫不爲致書冢宰剛介之聲藉藉在人及主事禮曹數以外夷進貢事抗權倖王永又執奏不當加賞以誘降夷銓曹以爲賢改監察御史劾天下不職吏若干人具奏[illegible][illegible]列病若干條風稜棘棘無所忌避外補山東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使有巨寇劉宸輩攻城邑殺長吏勢甚劇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驍卒躬親矢石間多爲方略斬首千餘級境内以寧後二年商河盜起復建議官軍入城支糧纔不及尊請遣官齎銀隨所至買糧以給賊遂撲滅至若黜贓吏誅權猾寬疑獄理侵漁郵夫役凡可以與革者不難以身任

之東藩之政一時爲新丁内艱歸服闋改雲南典史
政摘發諸衞侵冐糧銀吏百餘人咸帖然輸服無稱
冤者遷湖廣廉使久滯之獄剖决如流守令雖遠在
數千里悉廉其才否以公舉刺時湖省多盜建議置
僉事一人專督江防兼理兵備嗣是水陸無虞民歸
德焉遷本省左布政使會朝廷遣大臣取大木索價
徵夫一省騷動請以買木羨餘次第顧役民困稍蘇
又顯陵之役計費不貲迺贊翊内使崔文務在節省
又歲㓙民饑人情洶洶蠲負已責散儲搶賑所全活
者甚衆會入覲以可否屬吏忤當衡久之始遷太僕

卿時甘肅用兵詔解馬二千匹給軍事獲不擾又議罷別庫以儲露積無何以不偶於俗被論得閒住後以顯陵功詔致仕性至孝友學術醇正嘗議定曾子廟制應詔陳言請崇尚周朱釐正文體為士論所韙居官勵志清白林居惟舊廬數椽足以容膝薄田數畝足以充虛愉愉焉著書授徒訓子力農不以為窘也對客譚論經史品題今昔人物亹亹不倦語及求田問舍事笑而不答每出城市雖閭閻鄙夫亦曰盛公來矣

楊果

楊杲字實夫興化人弘治戊午舉鄉試己未不第歸聞蔡虛齋精於易問易其門盡得肯綮壬戌遂以易魁禮闈登進士第即告歸省父會丁父憂服闋授戶部廣東司主事凡本科章奏多出其手時逆瑾用事屢疏得歸復起爲南京戶部主事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比情執法不避權貴政暇閉戶讀書弃稽古行實以自考鏡後入爲吏部文選員外郎進郎中覈取實才請託不行又培植善類崇奬恬退楊尚書廉謂其門可羅雀不負官箴踰年陞南通政司左通政攝刑部事三大讞誅死罪人無寃者未幾改提督謄黃聞

寧藩變建言九事以養母請歸嘉靖改元以論薦起爲南京太僕寺卿陳馬政便宜數事從之畀志趣朗爽又介特不與塵俗浮湛每慕歐文忠爲人多所表揚值滁守陳則淸請重葺豐樂醒心壯懷諸亭爲之授材續費左右其成因紀之取易曰中則昃月盈則食之意名堂曰保豐堂使知豐不可恃樂不可縱必本之先民之憂以爲憂踰年進太常寺卿又以母老歸養七年復起南工部右侍郎尋改南戶部署篆總核部政秩如中貴家人有冐攬內府紙價者必寘之法幷參其相比爲奸者特服其剛正未幾卒於官衆

爹偕之果天性孝友歷官兩京以母老在堂不挈妻孥業師家有四喪不能舉者皆爲葬之而䘏其孤嘗曰予自視實多曠廢惟不識璉寧彬三凶差可免愧耳斯亦足覘其品槩云

月鑾

月鑾字廷和號得菴如臯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丁父憂歸服除改授武庫主事壬戌分校禮闈轉員外郎中時諸邊缺戰馬舊例淮揚止納折色至是欲令納馬計其費數倍於昔立疏上之得復舊遂革減其半陞福建左參議改建寧都司聶賢和

買軍民貨物妄受詞牒私役軍人鑿立遣私役者歸伍又以法諭衆和買妄受者俱息汀州大芃山劇賊肆劫掠遣人諭以威福賊衆乃降給業與居地方獲安久之念母老病疏請終養得歸無何母病卒亦竟以憂瘁不能起

顧仕隆

顧仕隆字仲勳別號葵齋江都人溥之子也仕隆生而秀穎沈嘿授以章句大義無不了了迺更善爲詩歌熟習昭明文選彼以　孝廟甲子襲侯爵樸愿之性根於天植退朝家居蕭然如寒士冊封遼荆慶三

漁餽遺無所受薦瀆滿公車典司神機營戎務會
武宗登極賜賚勳臣視學祀先師　命坐聽講賜宴
饗俄兼管紅盔將軍復領宿衛禁兵帶刀侍衛奉
勑管理官軍牧放馬匹一時勳臣中材猷幹略無出
其右者久之陞督漕總兵仕隆素有慧業多心計凡
錢穀之出內庸直之支給綜核精審便宜斟酌而盈
縮焉歲得羨金以萬計漕政一新在淮十餘年疏凡
二十餘上皆鑿鑿可行其大者謂士卒之月寒暑勞
瘁餉道晝夜不能休　仁宗下詔哀憫有附載什物
者勿禁都御史馬文升復申明之而刻核吏抗旨苛

索不近人情臣以爲寬一分以振羈人之困乏可也
惟私鹽則禁耳又數爲士卒請月糧士卒之死而旅
櫬無所歸奏請恩卹軍士無不感泣者復請疏開會
通河至今稱便葢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流
爲元時轉運通渠也元都水監郭守敬疏鑿通州通
惠河引水置閘永樂間亦循故道抵京竟爲浮言所
阻正統元年始一行之奸徒倡議復中止夫節浮費
以舒民困與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
之虞計無過於此者後虜薄近郊闌通州廩粟賴此
獲全人始追服其淵謀大畧云逆賊劉七擁惡少刼

掠江淮間焚運舫　詔勅相機勦捕仕隆募驍勇扼其吭賊窘入海困狼山無一得脫者宸濠反　武宗南幸佞彬指麾號召徵索無厭成國公長跪媚彬求活仕隆獨抗不爲屈彬怒數窘之會　上至淮安屛侍衞徒步入城幸其第彬始不敢肆其譖　世廟登極奉詔鎭守湖廣淮之軍民耆舊從闕下借留不獲遂勒石立碑頌其淸介謂在淮十年如一日餼廩外一無所取也　上聞而賜勅褒諭併賜白金綵叚未幾召還提督三千營操練僉書右軍都督府事仍兼營務會京師地震下詔修省遣祭告天地山川二年

孝惠皇太后梓宮至山陵祭告后土天壽山及七
陵癸亥以久旱風霾祭郊廟七月奉迎 恭穆獻皇
帝神主至京奉安於觀德殿祭告羣神皆仕隆典其
事八月 賜手勅特加太子太傅調掌中軍都督府
事提督都門鎖鑰兼督三千營如故屢賜 恭穆獻
皇帝宸翰 御製敬一箴洪範序文獻通考諸書先
是錦衣千戶王邦奇者以汰去疑詔出大學士楊公
廷和手乃上疏陳邊事言哈密失國番夷內侵由彭
總督賂番求和開邊啓釁故 上震怒詔逮繫彭公
澤楊公和等仕隆疏言彭澤楊廷和當權奸專横之

用保全神器歸於陛下扶危定傾功亦不細矣邪奇
小人假邊情肆邪說惑聖聽傷國體此之謂利口亂
政宜放諸四夷者也夫察上官之詐白伏波之寃千
古以爲美譚柰之何惑一羣小而使堂陛之淩夷至
此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乎議上有詔切責仕隆
遂移病乞假解營務竟以七年已亥卒於官年四十
有五訃聞賜太傅謚榮靖　諭祭十五壇遣官營兆
域

張鵬霄

張鵬霄字圖南號葵軒江都縣人脩軀通臂豐頤踈

髯面如紫玉目若朗星正視不見耳聲吐如鍾尤精騎射壯膂力年十五襲官初將兵守寧夏已改守榆林已推衛僉書已又陟掌衛事並能舉職効才一時寮佐咸推伏莫及　敬皇帝時北虜擁衆入寇大將武安侯檄統兵應之率騎兵二百遇敵於滿受堡曰衆寡弗當也殊死而已令諸軍下馬馬盡入堡步戰移日督擊愈厲忽一虜朱甲青錐揮刃突來直前斬之朱甲青錐者蓋酋長云虜懼遁我軍無傷事聞天子壯之賜白金綵幣若干是時他將兵孔壩溝者全軍皆沒坐免者衆人以是咸服其勇會少傅遂菴

楊公總制三邊事召致幕下咨兵略建圖畫討山川
夷險之形暨奇正分合之勢烱烱有條楊覽而奇之
太息曰大將材也欲大用不果後環慶地方弗靖有
才總制者疏以守備環慶陞署都指揮僉事至則懸
賞募兵招商實廩斥堠繕飾城浚隍又奏歲增銀布
以犒士卒寘鐇亂諸路兵會靈州乃謀於諸將曰賊
據城不出黃河伊邇可引灌使下脫南渡河患不可
測矣於是令善渡者若干人夜奪河船盡使不得南
賊聞自相殺因攻之約諸將協應賊遂平事聞　天
子降勑褒諭賜白金若干兩及紅金虎豹衣二襲陞

都指揮同知居無何擢掌陝西都司事比年來事務弛廢因仍相踵莫之或振憤然曰不振則不立於是刷姦剔蠹著令布條咸嶄嶄有實軍吏慴縮無敢犯都司稱治久之蜀中盜起流擾漢沔湘洛間橫不可撲大司馬辛菴彭公檄督三省十九路兵將以討賊渠魁相繼授首俘馘以萬計時論功第一會與紀功給事相忤竟掩其功弗上止得賜白金及金衣二襲論者憾之又平關中盜斬獲千二百有奇又平洛南盜平石門山巨賊擒其首盡收餘党以歸屬冬雪沒徑墮馬傷足以病告歸居數年還蒞楊公復總邊事

再出董旅期大得志於時揚壯之嘆曰孰謂廉將軍老尚可用也令代廵諸邊乃卽疏掌寧夏都司事不報曰今之仕宦者余知之矣不蹊徑率胑折爾予終不能靦焉以內媿於志楊公去遂杜門謝事後中丞王公御史楊公連疏薦之竟不出惟課園觀書絕口世故歲時家廟展祭畢坐堂上令兒孫及家衆羅拜堂下訓以內政甚肅生平不疾卒日猶三飯如常得年七十有九

張　　䳘

張䳘字鵾舉號南溪泰興人幼卽穎敏有異質往往

出語奇絶驚人以儒士補邑弟子員勵志力學不以寒暑少間必丙夜乃罷爲文根極理要耻作尋常語每搆思則對齋前古柳揮指譭刺久之樹膚盡裂正德丁卯舉於鄉學士東江顧公覽之棄卷中甲戌中會試第六主司特梓其文以爲程式初授戶部主事丁母艱服闋補禮部值　武廟南巡兩抗疏極諫杖

闕庭時伯兄侍御公亦上書請斬逆瑾下詔獄兄弟直聲凛凛震朝宁閒尋陞主客郎轉兵部武選武選職司邊帥暨諸勳胄往挾賄怙勢習以成風乃一裁以法無毫髮假借以故側目者衆遂擯禮曹舊僚

亭波及諭廣之饒平幕其地即韓昌黎所稱潮陽也歎曰韓公以直貶斯地予何幸踵其後耶飄然獨往恐其爲謫且遠也至則創立書院遴士子之可教者羣聚其中日爲課業一時遠近風動負笈從遊者輕數百里而至厥後以科第顯者數人會　世廟新政録用言官稍遷海鹽尹輕徭薄稅興利除害多所善政民至今思之不忘未幾陞潮州府同知陝西僉憲河南副憲俱以夙望遞遷已又督學湖湘乃頒條章飭教典務以崇尚德行釐正文體而士子爲之丕變其所拔識皆知名士旣叅陝藩政掌貴州憲晉四川

右轄江西左轄復改河南惟陝西最久被澤爲獨深陝之人立祠以祀者三而河南則繼伯兄矛後凡一切條所應得者悉從謝絕一如伯氏舊政洛中有一世兩淸之稱士論榮之他如酌處濟蘇備服強宗又其拔著稱者壬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榆林等處榆林孤懸塞外於九邊獨稱難守甫至卽舉邊務之最急者條上十餘事 上悉嘉納著爲永規比虜兩入兩捷之捷聞降勅襃奬加右司馬仍錫金幣自是黠虜歛退烽燧頓息久之嬰疾再疏乞休召貳南戶部而去志決矣遂解組而歸角巾野服笑

徜山水怡情觴詠日與二三朋舊過從暇則課諸子弟以經史其他不復問凡族之貧不能婚葬及鄉隣之乏者每捐俸餘助之不少恡惜邑故無城首倡議築卒之工甫就而海冦猝至境内賴以保全卒於嘉靖乙卯年七十有七

崔桐

崔桐字來鳳維揚人性恬素不靡於紛華組繪之習正德中發解南畿進士及第歷官翰林藩臬太常卿國子祭酒進兩都少宗伯尋致仕歸日杜門纂言以自娱快陶陶然若於世一無所預者其子孫族黨亦

莫不循循然無怙勢常態嘗綴其所爲文若詩得二十卷因物賦形無所沿襲世咸矜重之

周臣

周臣通州人由進士改刑部主事有大臣子坐姦淫竟正其罪以是出爲薊州同知淸審徭役蔚有能聲轉順天府推官會疏逆瑾責朝官廷跪於日中臣抗聲辨詰校尉叱之則擊以手板至晚氣絶士大夫惜之

王大用

王大用字時行號檗谷與化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工

部主事管臨清閘時劇賊劉六等攻刧郡縣所過無遺時濟寧已破直趨清源臨清分署在城外城閉矣乃拔城外之壯勇者督率之據險迎敵城中時出兵以應援賊乃解去墟市獲完改刑部員外郎以病疏歸乙亥赴部擢廣東僉事備兵清遠其地深垣巖阻積爲盜區樂昌高快馬僞稱天王流刼彬永等州

上命合兵討之帥兵直擣巢穴獲首級一千四百有奇陞俸一級宜章民與樂昌黃圃民相仇殺湖帥議勠力持不可出示諭之黃圃民自擒十六人以獻餘悉不問又清遠逕盜張甚復帥所部將渡湟江得賊

尚冞永覓部將斬首千有餘級又攻黃華洞十八山諸巢斬首二千餘級陞本司副使　世宗登極以征夷猺功寵賜金綺已而累陞廣東左布政入爲順天府尹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illegible]部以大用習塞上事疏請出撫大同至則破[illegible]善果傳首京師遡條邊備四事謂臣待罪行間竊覽諸鎮他鎮邊垣離鎮不遠候望尚易惟大同道里遼曠亭鄣埤堄各不相屬卒有緩急何以救助而游兵偵卒恐遠覘爲虜所獲輒伏匿近地故牒報不符情實而偶爲虜生致者又盡以我軍虛實告之宜添設墩堡環相縈絡

以成臂指相使之勢　斬論是之巳朶顔三衛擁逵虜千餘詐稱入貢詔大用督叅將等詣關閱實大用乃單騎入城調兵扼險設兩伏爲左右翼犄之虜謀泄宵遁後復誘其酋長斡維者令獻黑谷關地至太平寨延袤五百餘里可繕爲邊垣以省關營大半斡維巳得專約且輸盟而去言者竟劾大用生事搆怨坐免久之復起用四川巡撫大用在蜀獲白兎不表聞而地震水旱勤請脩省蠲租不置時天子方齋祀太乙見大用疏心殊厭之擢南京刑部右侍郎乞致仕以歸年七十五以疾卒於眞州之寓

蔣山卿

蔣山卿字子雲儀眞人以進士授工部主事正德己卯　武廟南狩與同官林大輅何遵伏闕上疏諫曰昔太康遊畋不返夏德以微昭王南征不復周道遂衰逸遊之戒聖王所謹今　皇上北臨宣代西幸榆林廢宗廟之禮曠定省之儀且今宗藩無道方肆窺覦萬一禍生不測如宗社何疏內指斥激忤時貴上震怒幾斃杖下謫南京前府都事嘉靖改元　詔復原官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出爲河南知府改潯州再改南寧時思田土官岑猛倡亂有　詔命撫臣

餉師討之山卿督餉調度有方師得宿飽羨餘鉅萬
言於上官以十五代民租計餘以賑饑郡以軍興之
故瘡痍殊甚隨事經理誠心拊循民乂以安舉最進
廣西叅政總督都御史林富雅知其才方倚爲邊鎮
之重而山卿以讒言罷矣在南寧入覲奉　詔上地
方利病事曰夫思龍之民便於立縣者以租谿近可
便於輸納也若割思龍使爲廂民以供流官將田州
自爲土民以供岑氏是導之使携而爲貳情不相屬
而血脉不相通且思龍何罪哉供億之煩夫役之擾
視昔反多異時田州萬一有如盧蘇者起則其禍必

昔思龍割肉補瘡之害立見矣若荒田之民則尤有可痛者往歲田州之亂止戈實當其鋒攻劫焚掠慘不忍言昨王受旣降前罪已赦百姓贖妻子者必與之直直不入不得贖也止戈之人恨不得食其肉今乃移思恩而逮府治於荒田割止戈之民爲之祇候而築城之役又不勝疲勞且思恩荒田相去百里是棄而遠之彼將何所忌憚哉有司撫恤之恩加於思田者蓋謂寧勞吾民寧費吾財分毫無擾於彼則彼將感激而自安然恐自此遂成姑息之政而非久安長治之圖也卒不幸他日再變朝廷將何以處之乎

又言兩廣總兵率用侯伯此皆紈袴膏粱子弟坐享厚祿營求出鎮惟能剝削軍士需索有司詐嚇土官牢籠商賈於閭閻之疾苦軍兵之強弱山川之險要夷狄之情狀皆所未知塊然土木而委之三軍之命非計也乞選自行伍間素有謀勇不事干托者往充其任須責以鎮靜不擾撫輯民夷有事則身親矢石奮勵先鋒庶邊將得人地方寧謐矣又言廣西夷多民少右江如柳州慶遠各州縣左如桂林平樂各州縣城池圮壞墟里荒涼甚至二三百里行無人煙猺賊得以出沒其間侵奪田地是以戶口益減商旅不

通而居官者亦無固志乞行撫按守廵闔視州邑修築其城池招集其墟里繕道途置傳舍如錢糧無可措辦則於梧州動支抽分鹽課給發為工役之費夫如此則官司有所止百姓有所聚行旅有所歸彼夷獠見吾之整肅亦將望之而遠遁矣暫費而永寧一勞而久逸計之得者也其經略大槩若此惜其用未究歸田惟徜徉詩酒校讐文藝所著有南泠集休園集

俞敦

俞敦字崇禮江都人進士初選授翰林院庶吉士未

幾改刑科給事中敦侃侃有直氣在諫垣首劾遼鎮
撫臣及諸藩守臣不職次陳禁門守衛之弊綠邊賞
賚之宜薦舉臺閣之公皆鑿鑿有裨家國而江彬不
軌一疏尤凜有節撫戊寅領特旨行勘河南總兵張
璽等不法事下車之夕夢巨人書天理人心四字後
按罪狀果符踰月獄成衆拱服錢寧重其名求與交
納敦峻拒之竟不少爲延接士論重之時　上亦特
賜銀牌金織衣以旌其功遷禮科右給事中　世宗
嗣位敦首疏四事一去壅蔽二親儒臣三立紀綱四
惜名器後捧詔使安南賜麒麟服進都科至廣西梧

州府病卒敦生四歲失怙母氏勞苦鞠之後母喪敦哀毀骨立不盥不櫛終喪如一日事庶兄敷敞曲盡恭誠人咸稱其忠孝而惜其不竟厥施云

王　艮　附子襞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塲人塲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冷水沃面乃痛哭曰其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出代親役入而侍定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禮中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未幾

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會有客安豐者聞汝止
說論語詫曰此絶類王巡撫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
卽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
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艮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
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
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
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車從
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人聚聽者無慮千百抵
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譋衆心而
反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明徹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

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悍戾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盖汝止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仁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魚飛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

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搆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爲契聖歸眞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言勉仁方諸篇或百世而不易云子瑩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視召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

見也楓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玉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婺巳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亟枝葉而造其根派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内矣天臺耿公嘗晤宗順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曰道

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
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
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楊道南
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
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
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
加于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
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
之矣樂有辯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
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

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非樂道耶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顏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于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于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于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眄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盖心齋以脩身格物爲揭宗順嚴取予敦孝

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
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宗順堅卧自如臨
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

林　春

林春字子仁號東城泰州人父爲漕卒春獨與母妻
居晝織屨治生夜讀書常以竹筩注膏繫衣帶間惟
所適則出膏於筩燃火讀書夜不寐以爲常日炊不
繼行歌自若久之得聞王文成良知之說則心喜之
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純雜以自攷鏡久之
復自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驟驟乎有意於反本矣

嘉靖壬辰以會試第一人選戶部主事調吏部文選主事吏部故矜厓岸鎖門謝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尊重春門無留賓日旰出部則徧走拜答諸賓客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為常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推山陰王汝中其志行恪實則推春與吉水羅達夫羅最沉密矣而春猶面詆其露才其自斂飾可知已居一年母安人病癱臥乃謝病歸養母病少間出寓故所讀書處聚友輩講學以其間走山陰就王君汝中叩所疑義每往必

嘗辛以爲聞所未聞久之赴官補稽勲郎中調文選泰州守贖而虐請於尚書黜之尚書趑趄曰其未有劾者奈何春曰不實則罷郎中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春供張又薄若不知其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乞留之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一怙勢者不能爲也嘗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通于選人與天下人之心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已耳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

自知病病且革乃舁歸舍先是嘗於會中講曾子啟
手足意甚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而卒年四十有
四耳出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
歸不能葬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

朱應登

朱應登字升之號凌溪寶應人也生而犖奇童時即
鮮聲律諳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而力殫于淵
學於是飫醇探醨程猷經用嘖英擿華樹咨
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玉劉元瑞徐禎卿
才子乃與竝奮競騁吳楚之間欻爲儁國一時篤士

之士聲慕嚮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樸耻之黜斥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浮華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淩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於清銜以登爲南京戸部主事陰欲困之登輒𢳚斷錯事不留行而其學愈淵博出知延平又復優於吏治善政種種公餘之暇不廢咏歌尋陞陜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政闢正學書院羣士之俊異者於其中豐餼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

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顯則我明既興隆本雖切然要典未聞也及應登等出創覩駭疑大不容於人各以所不勝相壓而性復挺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更哆憎口恨不即穽之例調荒裔徙禦魑魅嶺陞叅政卒罷去歸里後潛伏草莽中溫繹舊業期十年盡償所願而竟以疾不起得年五十已耳

曾銑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嘉靖已丑進士銑有機略初爲御史巡按遼東會廣寧撫順兵變銑密運方略悉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時翕然重其才會虜患棘遂超

拜都御史巡視西師倡復套議大學士夏言力主之銑竭誠畢智一切行陣壁壘之間井然有條戰功屢捷自謂績可必成而嵩與言不相能常思有以中之乃間 上指謂其非計臺省遂附嵩騰疏攻言以去會咸寧侯仇鸞時方挾寵而鸞先為銑所劾有旨逮詔獄鸞赴闕自理至是嵩乃授鸞意令以復套事攻銑斯言表裏作奸覬圖大福校繫來京法司擬罪凡再竟以交結近侍律言與銑俱論死銑既死家無餘貲妻子流二千里嗣是無敢復言套事者而中原內境陷于虜庭天下咸比於岳忠武之寃云

宗臣

宗臣字子相號方城興化人幼負氣豪儁自喜以時藝擅盛譽學使者每試必冠諸生登嘉靖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太宰李公默奇之調爲其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貴重絶不復通他曹而臣日夜與其舊曹李於鱗王元美徐子與益相切摩爲古文詞竟以湛思咯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所爲百花洲者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府移書敦迫不獲已爲强起補考功三月而調文選遷稽勳郎中臣强敏於職不廢時時佐其長有所推進而其

好爲古文辭日益甚會李公與相嵩交惡見法而臣
又嘗聘故楊忠愍公楊亦糺相嵩坐論者於是嵩嚙
之甚幾用考公令斥之會有救者獲免竟出爲福建
參議比至而旋有倭難守城之西隅鄉民襁負求入
者幾萬人戒門者内之入甫畢賊至先求得善火具
者百人手白金人爲勞且約曰俟吾鼓而俱發不然
母動也賊輕城無兵凌埤堄魚貫以進鼓之火具畢
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筭遂以潰去督府檄護狼兵歸
乃下令曰吾日一酒食犒若若不歸伍宿吾不坐寢
也夫法不能貸若矣竟度嶺無敢譁者遷副使督學

政每按部校士坐堂皇上取試題爲程義以夕及旦日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徐出所爲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心折也既精強於其職而臺使者諸司道大夫以文事造請者塡委又以其間劇意騷雅謳吟非丙夜不已遂寢瘵日以亟疾革衣冠坐聽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然有御風凌霄意已擲筆而逝臣才氣橫放雄厲莫得而羈紱務出意象之表以自愉快寧瑕而璧寧璺而千里至於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幾令懦夫可奮而爲賁育矣得年僅三十六

顧寰

顧寰字君錫江都人仕隆子也寰生而魁岸奇偉不與羣兒爲伍獨敦詩書而悅禮樂爲小侯時流覽百氏遠識沉通窒嗜欲寡言笑資貞幹事廉隅其嗣侯也爲肅皇帝七年姿儀端潤趨聅淹華明年授五軍營坐營又二年將諸陛楯郎直宿衛小心忠謹止進有常度甚見親信以給事魏良弼首薦僉左督府事坐鼓勇營其年改中督府十四年守備南京　賜金綺以行先是三法司獄四五年一審情眞矜疑奏請發遣自正統初遣巨璫金英遂著爲令内豎驕恣張

盡擁騶從入寺堂而高拱南嚮御史大夫西向坐從
郎曹引囚廷審大所不堪　肅皇帝在王邸中知民
間苦內豎桀驁罷鎮守十六年特以武定侯郭勛李
二大學士理冤獄罷內豎不與已而武定侯題稱南
京及各省南北直隸一體會審特允所奏　勑寰欽
卹大獄寰奉　詔讞訊所釋大辟十九人稱明允十
七年南都春漲衝齧　詔寰祭江神修陵寢　孝陵
工完賜金幣有差俄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
淮陽淮陽之追慕榮靖者故老扶杖郊迎寰相對唏
噓泣下取榮靖公所撰漕規數帙置几案蕭規曹隨

揝輝世德有大小馮君之號焉先是運舸廻避梓宮不得前梓宮發而河流溢迸廵而北凍裂層氷阻阨者幾二千九百餘艘河泮時始得還則後期不復能領運矣且所在災傷民不堪命兊運亦不能如期會發徵奏請暫將前船免一年轉輸計所轉輸可九十六萬七千四百餘石即以各災傷地方量准折色同本色米以時入太倉一以省凍阻之役一以振黎元之乏兊運無虧軍民兩便　上嘉納之復條陳七事一謂有司當交兊時擅繫官軍詰簿對頌繫旬月今後一切詞訟俱俟役竣會漕司問理無得逕自拘繫

一謂運官赴尚書期畢其役於治粟內史其他寺署候交執席等務可不謂非王事哉而槩以後期叅究非人情也一有司審編旗甲須覈戶丁報漕司有逋逃侵盜者選編者一體連坐一輕齎銀抵都方給予有起撥無辦者將米價贓罰比入太倉而廩不足宜聽把總酌量疏實以報一各倉交糧宜用刮鐵收受禁軍人無得高下其手一每廒交席六千止用三千不用者朽今但將三千隨米交倉餘令折銀交庫一運官犯法懲創則有漕司刁軍擅赴隔別衙門挾告運官陷上行私冠履倒置漸不可長奏入　詔悉如

議行之議行而謗興矣言官竟以飛語中之賜罷斥

而直指御史按驗寰無罪罪在言官言官遂以計典

逐而寰復僉書右軍都督府事俄　命神機營坐營

淮陽人德之深願復借一年　天子許之會有獻策

取安南者安南都統使莫福海死子宏瀷當襲職族

人莫正中欺其孤幼陰欲謀奪謀洩正中窮蹙亾命

入中土詭詞搖惑侵擾內地粤塞不得寧而廟議以

爲憂　上乃命寰鎮守兩粤便宜行事總戎藩臬以

下俱受節制與提督同提督侍郎周公延同心計畫

送宏瀷還國襲封貢正中仍安置原所勿遣先是廣

西桂林平樂尋獞破掠城市大肆焚刼連歲無虛月寰至而蕩平之擒斬俘獲無算捷聞　賜金綺是役也或有議召募四方兵集粵大創之者寰獨養威持重相機備禦百姓安堵而寇亦殄矣已復去粵入淮淮陽之人欣喜踰望先後凡四鎮淮始終如一日無何倭寇通州如皐海門等處如皐縣令據城以守寰亟集兵餉分守洋麻港雲梯關廟灣東西海島要害倭悉殲　詔賜金綺而總督京營之命下矣先是武廟集九邊將突騎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　上自爲大將軍江彬許泰爲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嘉

靖初散邊兵用武定侯郭勛爲帥二十餘年掊克鉅萬中外切齒壽得譴以去而代之者成國少不更事至庚戌之變兵出死禦者不可勝數咸寧侯仇鸞奏調邊軍驍勇者數萬人隸近畿陽言京兵雜征戍陰匿占蠹遺如故肘腋之間厠以豺虎蓋人人寒心也鸞死而磔其屍正其罪代之者愈益甚至是命襄總督京營戎政人人舉額歡聲載道謂襄爲名將家子且所在廉平滹南洽而威北振矣時 天子居西壽宮修祕祝祠作大光明殿及玄熈玄都殿玉熈及新宮而會奉天三殿及朝門烖又戎虜築長城起永定

七門修蘆溝橋諸大繇作襄時督諸軍具畚鍤助諸匠工 天子益憐其勞進宮保下 詔褒予數被金綺之賜時輟大官珍醴藥物賜之親寵於諸侯爲冠有省臣游甲者議京營諸衛兵雜各營無可稽覈請以大小衛分配一衛專隸一營部覆議從之襄力陳以爲不可謂五軍營每營妙選三千餘爲備神樞神機兩營亦選其強壯者聽調倘序衛順營而分配之無論改隊伍不便秋防在邇兵與將不習強與弱混殽何以禦敵乎 上可其奏而戒部臣勿輕覆諸建白亂舊章者襄復條武備者八刷班軍者五皆切中

時宜　天子以爲能或謂春防急矣破敵摧鋒須戰將　肅皇帝拊髀咨嗟有頗牧之思焉數客諭輔臣較覈熊羆士文武大臣中有能備干城衛社稷者乎對曰臣今有帷幄運籌有鄭曉而曉老矣顧寰雖非戰將練京兵善操縱京兵素驕媮操未畢而逌忝將縛其人矢貫其耳一軍皆讋寰撫諭乃定盖寰之得士卒心已久故統理戎政卒未有易寰而代其任者迨肅皇帝晏駕　穆宗　神宗相繼御極凡舉大事有事于郊廟必充上公往禮成必加賚陵寢壇壝耕籍大閱亦如之間復遣行督漕竟以老屢疏乞休

天子益褒予加少保奉朝請蓋異數也其後二年乃卒年七十有九訃聞上震悼賜祭十六壇贈太保謚榮僖

陳太科

陳大科號如嵩南通州人登萬曆辛未進士授河南府推官丁父憂去服闋補紹興府以卓異內召擢吏科給事中上弭災議一祇事兩宮二慎選婚三召見輔臣四免汰藩臬五蠲織造之徵六釋因公犯科之罪皆侃侃持大體在省九年一被命督慈寧宮再主鄉試考用久次陞通政司參議歷太常光祿卿時朝

講久輟給事李獻可等十八人皆以言事得譴自以
故言官不得坐視上疏力爭之不報久之擢右都御
史總督兩廣會田州土官告變授計又江道討平之
疏善後七策要以弛征撤戍柔懷新附為本陞兵部
右侍郎廕一子入太學值岑溪七山等山獞嘯聚復
授計左江諸道討平之而疆外諸蠻黎莫二姓兵又
起請於朝為布立恩信以術籠駕招徠之久之二姓
皆請降以功晉副都御史賜金幣六上疏乞骸骨以
歸居鄉抑抑下人逢掖寒畯皆狎而與交圭槩之能
尋咫之善往往揄揚不容口時亦有奮力爭是非立

然諾者雖自謂責有無以過也以萬曆十九年卒得壽六十八計聞得賜葬全典贈兵部尚書

補遺

顧謙

顧謙儀真縣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由行人選山東道御史巡按山東改河南道陞通政司參議建言廷杖謫本司知事陞江西僉事丁憂復補浙江致仕

冐政

冐政字有恒泰州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守武昌守正奉公多所興革陞山

東叅政弛南旺湖禁以食貧民陞江西布政將戒行以所餘餉銀千兩歸于代者毫髮無所取晉右副都御史廵撫寧夏忤逆瑾逮治罰米三千石輸邉累歲事方竟褫職以歸瑾敗復職致仕尋卒賜祭葬如例

柳琰

柳琰字邦用儀真人進士弘治初守郡嘉興廉慎淳確政有調理卒於官士民惋惜之琰病劇僚友傷其廉悉索琰在郡所積羨贖得銀若干兩請以歸之妻孥亦以言琰曰吾豈以垂盡易所守哉言畢而逝郡故無誌琰聘平湖教諭林光緝之光另有傳

顧廷對

顧廷對字子俞南直泰州人嘉靖己未進士任平湖知縣剛介廉明遇事敢爲辨疑獄洞得其情吏胥莫敢爲奸先是較田多寡以力差役民民以田爲仇而賤售之廷對創條鞭均徭均平法摠計而年徵之貯于官以貼役者力均而不病上官祊弗之許廷對請益力反覆陳利害十數條始得如請令下民若更生逾年南海龎公尚鵬來按浙以其法行各郡邑在在稱便至今湖人田畝皆曰顧令公之惠也遷御史去地方追思之

顧養謙

顧養謙南直通州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薊州兵備陞僉都加右副都巡撫遼東尋陞南京戶部侍郎改兵部又以本部左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養謙才望表表一時剔歷邉陲動著勲猷而經畧朝鮮之政恩威並用內安外攘實倚藉之無忝北門鎖鑰云

李植

李植號順衢泰興人萬曆丁丑進士改庶吉士已郊授湖廣道御史陝西巡茶已而巡按順天陞太僕少卿乙酉降戶部員外郎調綏德知州再知沅州陞兵

部郎本年陞南大理寺丞以光祿卿擢右僉都御史
巡撫遼東東人子准回籍箱以建言受知于　神祖屢
厥屢起而師
不一性久而彌堅蓋卓乎品行之不易
得者